

# 为什么这个时代最好的演员只能演恶婆婆



潘虹年轻时饰演的杜十娘

潘虹近年剧照

前两天，潘虹的一篇旧日记在网上流传，写她父亲去世的事，残酷又冷静，这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巨星成了朋友们聊天的重点。她气质像谁呢？我问。

朋友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潘虹当然像嘉宝。”

潘虹像嘉宝是一个著名的法国导演戈达尔说的，他甚至还买好机票给潘虹，要她去法国拍嘉宝的电影，潘虹对这一点也颇为自得。潘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影后，纵横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，她年轻时有一张忧郁清秀的脸，清灵不可方物。她和嘉宝有着同样忧郁动人的气质，生活经历也挺相似，都没有童年，早熟，都曾失去父亲，都错过爱情与婚姻，长久单身，脸上都有与众不同的高傲与清冷，就像嘉宝在“茶花女”中那句著名的台词“我的心，不习惯幸福”。

为什么这个时代最好的演员只能演恶婆婆？二十年前，我们常常见到潘虹，她是悲剧女王，和嘉宝一样，潘虹是一代巨星，演过无数名片，《奴隶的女儿》《苦恼人的笑》《杜十娘》《人到中年》《寒夜》《最后的贵族》，四届金鸡奖、三届小百花奖、香港电影节金像奖影后……二十年后，我们也常常见到潘虹，不过是在各种电视剧里演各种阴郁刻薄的封建家长，这也许是潘虹与嘉宝唯一的不同之处，嘉宝36岁以后选择避世独居，而潘虹选择拼命拍戏。为什么这个时代最好的演员只能演恶婆婆？

并没有任何意图想说拍戏不高级，我相信今时今日的潘虹无需为了钱去拍戏，我猜想作为一个为戏而生的人，她只是一辈子都离不开演戏的感觉，“演戏于我就像抽大烟一样，虽然痛苦伤神，但有瘾，我还没有过足这个瘾。”

让我心情沉重的是，为什么中国最伟大的女演员只能去演恶婆婆，几年前潘虹接受采访就半辛酸半讽刺地说，到

了她今天的这个年龄段，制片方和导演没让她演媒婆就已经不错了。是的，哪有戏可演，大约从她四十岁起就面临着无合适角色可演的尴尬境遇。她想成为梅丽尔·斯特里普，可是，在中国哪里有什么梅丽尔·斯特里普存在的可能性，无戏可演是所有四十岁以后的女演员面临的共同难题，因为舞台没有了，她们唯剩的角色就只有好妈妈和恶婆婆了。是的，在最幽深的中国深层文化里，压根没有给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留条活路，四五十岁的女人已不具备任何可能性，她们被强行勒令退出了生活的舞台，她们没资格谈爱情，爱情属于年轻的女性，她们没资格谈成功，因为成功属于和她们同龄的男性。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了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影视剧里，四五十岁的女性形象要不然就是一个虚化的底色，相夫教子唯唯诺诺的胖淑静的贤妻良母，要不然就是一个妄图阻碍全世界的可怕恶魔，严厉苛责刻薄近乎变态，如果你还是不服，那么你就整容拉皮自组资金去演十四岁的少女吧。

想想看，在美剧的世界里，梅丽尔·斯特里普五十岁时还可以演时尚女魔头，《傲骨贤妻》里面四十岁的Diane甩掉花心老公重获人生第二春，《欲望都市》里有天天换男友在恋爱里打滚的四十岁资深少女，所以好莱坞四十岁的女演员并不愁出路，因为美剧里有大量活出自己的女人，她们彰显人生价值充满女性的魅力，而中国的影视剧里有什么呢？电影是男人的天下，电视剧里四五十岁的有个性的女人都是恶婆婆，这是什么样的奇葩现象，暗示着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？

为什么潘虹最后没能成为嘉宝，很简单，世势使然。一想到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女演员只能去演恶婆婆，我就心中悲凉，为潘虹一哭。

(黄佟佟)

## ·传记连载

### 云去云来

(9)

■文/林青霞

#### 窗外的风景

书架上有章诒和的书，因为喜欢她的文字，她来香港时我特别早起去听她演讲，很欣赏她直话直说的性格，她讲京剧泰斗梅兰芳和程砚秋的真实小故事，兴起时还会站起来表演，有趣得不得了。

那晚我在床头读她的第一部小说《刘氏女》，写的是和她一起坐牢那些女子的悲惨故事，我被情节吸引得姿势都没换，歪在床上一口气把它读完。读到刘氏女杀夫那一幕，吓得头皮发麻。后来好奇地问她这小说有多少真实性，“百分之百。”她不假思索地回答。她小名叫小愚，我称她愚姊，有时跟她电邮往返，虽然她很忙，但看了我的文章后却从不吝嗇赠我几句。

这些文化界的翘楚不断有新作面世，我也乐得收到好书，读完还可当面讨教。看着书架上一排排书，虽然遗憾不能生在李白、李清照和曹雪芹的年代，与他们把酒言欢，但是生在这个时代也不错，我也有许多知心的文化界朋友，也常跟他们把酒言欢。

搬进新屋将近五个月，从来没有打开房间的窗户，好好看看窗外的景色。或许是刚搬进来的时候正值严冬，看见窗外的枯枝和正在施工一团凌乱的道路，很是惆怅，索性垂帘窗帘不见为净。前两天朋友来参观我的房间，拉开窗帘，突然发现枯树的末梢长出了新芽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，原本还以为那是棵枯死的树。我雀跃地跟家人分享我看到的情景，他们并不如我这般惊讶，都说：“是啊！春天到了。”

是啊，春天到了，新芽绽放，枯树开花了。我看到生命，感觉到希望，立刻拉开落地窗。凉风吹衣，嫩芽的清香更随风拂面，不觉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空气清凉甜美，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

的愉快。

窗外的景色无时无刻不在变化，那青青的小树叶从树梢慢慢往树干方向延伸，好像一顶大花伞。风吹树摇，小鸟们也飞上了枝头，树后修建的路面本来杂乱无章，现已接近完工，清理得干干净净，那条公路宽弯曲，看起来像在大自然的景色中画上一个大S。

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，欣赏窗外的风景。今日又与往日不同，不在雾霾的笼罩下，一幢幢耸立的大厦中居然看到一湾维多利亚港，远处一座翠绿的大山横卧其中，更远处，隐隐见到层层叠叠的高楼，像极了海市蜃楼。之前眼里只见到近处那巨大的枯枝和杂乱的公路，其他什么也看不到，所以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现在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，原来心念一转，豁然开朗。

到黄昏，有如火柴盒叠起来的大楼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。望着渐次增多的灯火，心想，灯下必有不少故事，这能写多少篇小说啊！金圣华、白先勇和章诒和老师都经常鼓励我写小说，那天我和金问白老师，小说应该从何着手，他说先要有人物和故事，那就好写了。

小时候爱幻想，性格敏感，像林黛玉一样，没事就哭，很容易受到伤害，年龄渐长，经历的事多了，几乎没了幻想没了梦，也刻意让自己神经线变粗，免得因太敏感而受苦。如果要写小说的话，势必要找回那敏感的神经线，多幻想，多做几个梦了。

夜幕低垂，太阳已去，橙黄的月亮高挂在树梢上，无风无雨，仿佛一切都静止了，张爱玲婚约上那四个字“岁月静好”浮现在我脑中，桌上时钟的秒针在耳边滴答滴答滴答……

明日刊登纪实连载《南京大屠杀全纪实》，敬请关注。

## ·小说连载

### 别对我撒谎

(19)

■文/莉安·莫里亚提

#### 特百惠派对

“你不会真的打算让我去参加特百惠派对吧？”几周前瑞秋与马拉共饮咖啡时问。“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马拉搅拌着杯中的卡布奇诺。“我的女儿被人谋杀了，”瑞秋说，“这也意味着我余下的日子再也不用参加什么派对了。”

马拉扬起眉毛，她有权扬眉。当警察揭开白床单露出珍妮的脸时，是马拉陪伴在瑞秋身边。瑞秋腿软的一瞬间马拉一把拉住了她。

“抱歉。”瑞秋说。“珍妮一定愿意来我的派对。”马拉的眼里涌出泪花，“珍妮爱我。”她说的没错。最终，瑞秋还是坐在了马拉家的客厅里。“看看是谁来了，女士们！”马拉手中托着一盘香肠卷，身边站着塞西莉亚·费兹帕特里克，她的身后拖着一只黑色行李箱。“大家好，我是塞西莉亚。瑞秋，真高兴见到你。小雅各最近怎样？”“他要搬去纽约两年。”瑞秋拿了一块香肠卷，对塞西莉亚露出一个歪斜的讽刺笑容。

塞西莉亚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同情地感叹“怎么会这样？可你会去探望他们的，对吗？最近有人告诉了我一个网站，里面有齐全的纽约租房信息。我会把链接发给你的。”

让瑞秋惊讶的是，自己居然很享受这个夜晚。也许因为马拉提供的鸡尾酒都是上等佳品。同时，也是因为塞西莉亚。塞西莉亚的产品介绍会活泼轻快，却带着些福音传教式的味道。派对期间还有一个小竞赛。每位答对问题的宾客都能得到一块巧克力硬币。当晚获得硬币最多的人将会赢得一件奖品。

其中一些问题是关于特百惠的。瑞秋不知道答案，并认为自己不需要知道这答案。不过了解一些常识总是好的，随着眼前的巧克力硬币一点点增加，她的竞争欲也被唤醒。

一场激烈的比赛在瑞秋和马拉的助产士朋友珍妮·克鲁斯之间展开。每赢得一块巧克力硬币，瑞秋居然兴奋地对着空气挥舞拳

头。“电视剧《儿女》中的帕特里克是谁扮演的？”

瑞秋知道答案：罗威纳·华莱士，珍妮青春时期对这愚蠢的电视剧着了魔。她答对得归功于珍妮。瑞秋已不记得自己曾多么享受胜利的感觉。实际上瑞秋玩得太过尽兴，还买下了价值三百元的特百惠厨具。

夜深时瑞秋已然微醺。事实上，所有人都有些醉了。丈夫们陆续打来电话，大家开始商量搭便车的事。

瑞秋要搭塞西莉亚的车回去。没过多久，二人挥别马拉。

瑞秋坐上塞西莉亚印有特百惠标记的福特车。然而瑞秋等到的只是一片安静。她从侧面瞥了塞西莉亚一眼。她咬着下唇，像被什么想法困扰着。

婚姻问题？孩子问题？瑞秋记起自己当年如何烦扰于房事、调皮的孩子、坏掉的电器和钱的问题。走到这把年纪的瑞秋意识到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举办了一场成功的特百惠派对后，塞西莉亚还能回家和女儿们相聚，能忧心于一些家庭琐事，生活多么美好！

最后还是瑞秋打破了沉默。“我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夜晚，”她说，“你表现得真好。怪不得你会如此成功。”塞西莉亚耸耸肩。“谢谢你，我热爱这份工作。”她微笑着说。

塞西莉亚打了个哈欠又耸耸肩。她此刻的样子和平常大不一样，不再像马拉派对上忙碌的主持人，也不像每日穿梭于圣安吉拉教区的那个女人。

“你的女儿近来怎样？”“她们很棒。”瑞秋瞥见塞西莉亚迅速地一皱眉。“你的大女儿。”瑞秋说，“伊莎贝尔。她让我想起我的珍妮。”塞西莉亚没有回应。

瑞秋想着，“我一定太醉了。”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听到自己的女儿和一个被人掐死的女孩相像。塞西莉亚直视着前路。“关于您的女儿，我只有小一段记忆。”

明日关注：关于珍妮的一小段回忆